

· 新世纪人文译丛 ·

论意义 下册

——符号学论文集

[法] A.J. 格雷马斯 著

冯学俊 吴泓缈 译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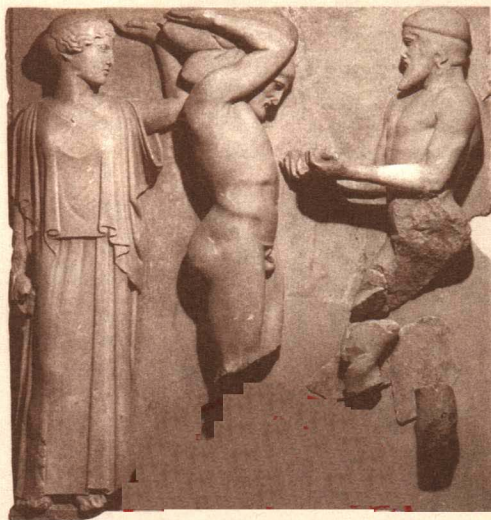
Monsieur, l'experte
Veuillez aff
distinguer

论意义 下册

——符号学论文集

[法] A.J. 格雷马斯 著

冯学俊 吴泓缈 译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目 录

引言	1
前提	1
自主的句法	2
模态句法	4
符号学新配置	6
模态符号系统	9
叙述符号学的一个问题:价值客体	15
1,价值的语符身份	15
2,价值的叙述身份	23
3,一件客体的交流	29
4,两件客体之交流	37
5,参与性交流	42
6,提示	45
动元、扮演者与形象	47
1,叙述结构	47
2,话语结构	56
3,结语	65
模态理论的建设	66
1,简单模态结构	66
2,上层模态	77

3, 模态对照	84
4, 结语	93
关于“是”的模态化	94
1, 分类与价值	94
2, 转换问题	95
3, 心境空间与模态空间	96
4, 模态能力与模态存在	97
5, 模态结构及其名称	99
6, 经过模态化的价值	102
7, 临时结论	103
真言契约	106
1, 真与逼真	106
2, 社会契约	108
3, 真实性危机	112
4, 话语层面的操作	113
5, 真实 (vérité) 与确信 (certitude)	115
知与信: 同一个认知领域	118
1, 引言	118
2, 认知过程	120
3, 认知系统	128
4, 结语	136
莫泊桑《绳子》的叙述性及描写	138
1, 叙述话语中的描写情景	146
2, 描写意段的语义分析	151
3, 文本的切分与文本的组织	159
罗勒菜汤: 建构价值客体	161

1, 菜谱·····	163
2, 价值客体·····	165
3, 策略性机制·····	166
4, 几点启示·····	172
人文科学中的突变·····	175
1, 引言·····	177
2, 知识的话语和研究的话语·····	179
3, 关于失败的叙事·····	185
4, 关于胜利的叙事·····	199
5, 结语·····	215
挑战·····	217
1, 概念框架·····	217
2, 说服行为·····	218
3, 阐释行为·····	221
4, 面向话语·····	227
论愤怒·····	229
1, 引论·····	229
2, 期待·····	231
3, 不高兴·····	239
4, 报复·····	245
5, 愤怒·····	251

引 言

前 提

忠实与巧变,这大概是每个研究人员的悖论。他固然要强调自己初衷不改,但理论探索之本质乃求新,科学在今天成了进步理念还保有意义的唯一领域。如果我们梦想出来的符号学远不满足于纯粹地欣赏自己造出的概念,它必须随时随地不惜代价地投身实践,行之有效地咬住“现实”,那么我们又能赋予这种保持一贯性的欲望以什么意义呢?建构的对象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主体的动向。远不止此。我们要求自己的解释模型清晰明了,于是不可避免地使所获成果变得相对,使刚有的肯定发生动摇:我们所选的狭窄之路是那么的曲折,在背景认识范式、演变中的形形色色的意识观念和哲学观念的作用下,我们所提出的问题往往会丧失原味,哪怕是最严谨的公式,也会因之变得不伦不类。

在本书标题中加进 2 这个数字让我们多少有些迟疑:2 有别于 1,是两种“事物状态”的彻底决裂。标题中的这一区别最好不用口念,一般性地看上一眼就行了,其目的并不是为了宣示

隔在两书之间的符号学研究的十五年空白,而是为了揭示其成果斐然。也就是在这一前提下,汇集在本书中的文章变成了一段真实探索历程的见证,它们同时也是里程碑,运气好的话,借助它们我们可以重温一段真实的历史。篇幅有限,所以我们并不打算浮光掠影地托出某种研究者摸索的发生途径,而是打算用生成的方法来向上回溯,重新找到超越个人努力的符号学实践主体和主线。要想重建、或者赋予其忠心不改以某种意义,我们大概只好付出上述代价。

自主的句法

普洛普(Propp)把俄国民间童话看作一个类比模型,该模型有可能提供众多的阐释。在今天,我们似乎可以粗略地重温一下我们在他描写的基础上所取得的种种主要进展,并赋予它们一个宗旨明确近乎线性的形式。最初的努力是要给一连串事件的标准序列设计一个严谨的公式,让其具有叙述流程图(Schéma narratif)的地位。按海森巴赫的说法,普洛普的“功能”可以被解释为动元之间的关系,因为我们认为其“功能”具有简单陈述的形式,并从功能的联系中看出了流程图式,即由数个叙述陈述构成的一个系列,一些常态和惯例在其流程中突现出来,据此我们有可能建构一套“语法”,亦即一个验证这些常规的组织模型。不久我们便发现这些常规是一些平铺的纵聚合类别,它们被映射在横向伸展的话语上:用列维-斯特劳斯的话说,这是一具骨架,骨架让话语拥有某种动态流向,同时又对其进行封闭和规范。

把事件(événement)与行动(action)区分开来重新定义,我

们便又前行了一步：行动有赖于主体，主体有意于组织自己的言中行为；事件则不然，它只能被理解为另一个外在于行动的动元对此一言中行为的描述，该动元首先是一个叙述者，其次，由于其任务的复杂性，他还是一个独立的观察者，始终伴随着话语的展开，体察观点的提出与变化，以及各扮演者对以往将来之行动在认识上的转变，并使种种不同言中行为体态化^①，最后将其转化为历史进程。

对话语这一展开方式的认识所导致的结果便是让主体的言中行为脱出了观察者的影响。于是，我们有可能把言中行为重新阐释为动作，把行动重新阐释为言中行为的程序：主体因其功能而具有了新的身份，它变成了一个泛化的句法主体，因此，无论某一动元在叙事中是主体还是辅助者，是支配者还是审判者，我们都可以对其行为进行抽象的分析。一套新的句法已然成型，它独立于各式各样的普洛普式的叙述意段，切断了与它们的联系，有能力提供一个算法，简单或复杂叙述程序的算法，在上边起主导作用的是种种基本叙述程序，在下边的则是一些附属于它们的实用叙述程序。

普式流程图很快就受到了新的质疑。在六十年代——至今仍有不少叙述学家这样认为——它曾被看作是妙不可言的叙事模型，但不久后人们发现它实际上是两个叙事的巧妙混合，其中有两个对峙的主体，各有各的行为方式，人生旅程也决然对立；区分英雄与坏蛋，那只是叙述者思想中善恶观的反映。有鉴于此，符号学叙述句法从普洛普的描写中提炼出了一个两主体对

① 体态化(aspectualisation)，格雷马斯符号学术语：隐性观察者用一套体、态类词语帮助自己掌握话语对动元和时空的组织。——译注

抗的原则,并将其解释为一种基本双线结构,两主体的人生路必然相交,他们时而是缔约关系,时而是争斗关系,总之就是争斗—缔约关系。

模 态 句 法

普式功能图中的价值客体(比如说公主)离开原地,在换过多个地方或经过多人之手后回到原地,它的来回往返自然会让人想到对叙事的拓扑空间进行定义。从句法的角度看,若想利用客体的去归得出一个演绎性的抽象解释,就必须认真重申主体与客体的关系。

一个对主体既非存在论(原译本体论)的亦非心理的定义必然会产生“符号性存在”问题:据各项间的关系高于一切的理论公设,我们大概可以说仅凭关系我们就能定义关系两头的主、客体,它们相互依存,主体之所以为主体是因为它与客体发生关系,因此,对主体最初的语义赋值不是别的,就是存在于客体之中的它所欲求的价值。有鉴于此,客体的流动便有点像是一连串离与合,客体与一个个相继而来的主体的离合,或换一种意思差不多的说法,客体在一个个主体之间流通,与客体连在一起的主体在存在上被定义为一个个状态主体。

这样定义主体似乎不够充分,因为定义是静态的,价值论的。我们需要一个能够说明这种流通——或交流——的句法操作符:为了功能上的完整性,一个补充状态主体的行为主体——两类主体可以合为一入也可以外显为两个不同的人物——是必不可少的。从另一方面讲,一种价值论必须化身为表层叙述句法中的血肉主体,否则它不起效用。血肉主体当然不缺。我们

只须天真地问上一声：这些主体因何缘故要追求客体？那是因为客体所包含的价值“令人垂涎”；某些主体因何缘故比其他主体欲望更大、更有能力得到价值客体？那是因为他们“本领”更强。这些惯用的说法一方面揭示了一个为主、客体定型的模态化层次，另一方面还宣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符号学现象：通过调节谓词，模态负荷原则上将映射在谓词上（比如说产生各种应是模态^①），它有可能分布在陈述句内各个部位，有时候作用于行为主体——构成它的模态能力（compétence modale）——，有时候作用于客体，根据客体定义主体这一现象来说明主体的存在模态。

模态动词共有四种：欲（vouloir），应（devoir），能（pouvoir），知（savoir），我们考虑设立三个模态化系列：陈述句的模态化（以句中的谓词为媒介），行为主体的模态化，最后是客体的模态化（其影响波及状态主体）。符号学句法刚刚摆脱普式“功能”的桎梏，倘若我们再在其中加进此类模态机制，其效应可想而知：不久前人们还只会谈论客体的流动，从今后人们则可以对两位主体不平等的模态能力进行计算，客体自有其模态取向，对客体追求的程度两主体也不平等。于是演化由量变达到质变：阅读普洛普，我们与之打交道的还只是一些处在叙事实际操作维度上的、形象相当具体的人和物，而现在所面对的则是认知的互动和竞赛，具有模态能力的主体们对模态化的客体穷追不舍，而作为它们行为参照的、事件性的东西，只不过是他们斗智斗勇

① 格雷马斯将此类模态定义为应该（devoir）与是（être）的搭配，共四种，构成一个符号学矩阵：

应该是 = 必然，	应该不是 = 不可能，
不应该不是 = 可能，	不应该是 = 偶然。——译注

的借口。斗智斗勇才是重点之所在。

符号学新配置

作为类比模型,普式功能图还颇有潜力可挖。如果说源出空间拓扑学的交流理论很容易用在可界定的社会活动(比如说财产交换、服务交换)上,那么,用它来解释主体间的交流也不会有太大障碍,在这个领域里流通的是知识客体亦即信息,我们只须用不平等的模态能力主体来取代中性的发送单元和接受单元即可——此一办法还可能部分地解释人际交流的误会与失败——此处的主体是动机主体,他们直接介入交流过程,一方进行说服,另一方进行阐释。

争斗—缔约之对抗被我们看作叙述流程图的基本组织形式,在此处我们将其移植并安放在主体间关系的核心部位,因为该结构似乎能说明交流中所出现的真假、信疑、担心、试探以及欺诈、统驭等种种特征。在普洛普的叙事中,发送者现身在故事的首尾,开始时他交给主体一个任务,在资格考验中监控主体的能力,结尾时他再次现身,评判并认定主体的功过;发送者处在交流结构的两端,同时兼有委托人和评判者的双重身份,这对我们没有任何影响:交流是转换角色的游戏,发话人过一会儿就会变成受话人,陈述行为包含两种能力。

由此可见主体行为本身被包容在两个相继的可模化的操作中,每个操作中有两个句法主体,前一个体会发送者的行为,后一个解释接受者—主体的行为,句法游戏在前一种情况下给主体“赋予能力”,在后一种情况下对主体行为从认识角度进行“审核”。把中心位置留给一种行动符号学(它可能是认知性

的,由语言行为系列组成,也可能是实用性的,表述为相继的身体动作),两个独立出来的符号学配置(一个操纵符号系统和一个审核符号系统)摆脱了叙述流程图的束缚,也摆脱了语言交流本身的局限。

对这些新的符号对象的建构还远远没有完成,它们实际上是一些模态组织,与其内部的被操纵的内容无关,有可能被当作预测模型来分析语言文本和非语言文本,来分析“行为”和“情境”,条件是我们能在“行为”和“情境”中找到某种次序和规律,找到后把它们当作能指的意段来关注。

普式流程图在法国获得了意外的成功,我们觉得其部分原因是因为俄国童话在千姿百态的形象包装下所处理的还是同一个让我们日夜不得安宁的主题,即社会中人每人的人生意义问题——这与许多文学流派当前的追求十分吻合,为了适应新生的符号学说,它们随时准备调整自己。该流程图最初被简化为生命三部曲(获得资格,获得成功和得到认可),后来又被进一步细化,有人(J. - C. 高盖)通过拼合种种模态建构丰富了主体类型学。不过普氏关于人生经历之主干的想法依然得到了保留,主体有时陷于与生俱来的种种局限,其模态组织让人想到遗传机理;人生路上走,处处是歧途,但大多在意料之中。对文学作品的新分析也只能是进一步丰富建构主体的主题。

主体符号学致力于构思主体可行之路径,设计主体类型之图式,与其相对应的应该是客体符号学。初看上去,建构客体与攫取客体的问题似乎涉及两个层次,感知层次和对世界进行改造的层次。感知时主体走向客体,按自己的喜好来建构自然界,主体作用之举足轻重毋庸置疑;不过问题也可以反过来看,因为大千世界之形象是“已在”,其存在本身刺激着我们,“凸显”且

“尖锐”(René Thom 之术语),人们甚至说它们积极地参与了主体的建构(Lévinas)。钟摆再次摆了回来,这很恐怖,却让符号学有可能再次超越它给自己设定的限制,比如说,设想一下建立一种不说是客观美学也可以说是客体美学的可能性。

世界的嬗变,客体的使之如是(faire - être),都属于符号学探讨的范围。人类的基本需要:衣、食、住已让自然界充满了人工物和人造客体。如果说所有这些人工建造所遵循的似乎都是一种相对简单的映射模型,主体根据模态价值建造的映射模型,那么我们便有必要依靠复杂程度不同的行为程序来给这类模态价值提供一种客体包装,在研究中努力阐明这些“基本”操作,使之规范,要知道主体正是通过这些操作对自然施加影响。这种研究似乎才刚刚起步。主体如何操纵宇宙基本成分:水和火,气和土,主体使之相互发生作用或使之作用于建筑材料(用火烧煮,靠水腐烂等等,请想想列维 - 斯特劳斯的基本提示),液化和固化、碎化与合成的基本步骤,让人想象出一种真正的“天然炼金术”,这炼金术有可能成为一种形象符号学的深层结构。在阅读诗歌作品和科学话语时,我们已感到了对这种形象符号学的需要。

巴斯蒂德(Françoise Bastide)非常能干,她所负责的实验科学方面的话语分析逐步揭示了上述的基本操作,同时扩展了构思“客体”句法的种种可能性,让人见识到了其他一些客体,此类自然的或人工建造的客体在更为复杂的程序中填充操作动元或媒介动元的位置:科学实验表现为叙述出来的种种事件,并就此揭示它们认知操作的本性,其目的是建构从未发表过的概念性知识客体。

由此可见,符号学冲破困难终于在句法上获得了自主性,符

号学实践也因此焕然一新。开始时它谨小慎微,为一小部分标准意段构思严谨公式,后来一步步演变为给自己锻造新配置和新观念对象,这一活动在研究策略中逐步取代了对种种符号系统的探索,在此处定义符号系统的,是在被符号系统所切分的文化领域中传播符号能指的渠道。

模态符号系统

这些符号学配置有一个特点,它们被表述为句法的串联,其目标是对主要的语符动元进行定义或成双成对地进行定义:主体与客体,发送者与接受者,它们在后来以形式化方式验证了原子动元结构,该结构曾经是我们建构叙述符号学的出发点。不出人们所料,这些配置大量使用模态及模态组合,至于在聚合与组合关系上如何定义模态,那则是专门的模态符号学的工作。

第一个配置便是“应做”符号学矩阵^①,大概是因为逻辑学中也存在一个对应的同名配置,这个配置受到的质疑似乎最少。其目的一开始便是为了确定其特性:把种种模态逻辑价值仅仅看作是一些构成其句法定义基础的命名(比如说禁止被定义为/应该不做/),其操作层次比逻辑学还要深一些:鉴于话语对此前的模态成果保留“记忆”,它不满足于简单的替换操作,而是致力于建立一个含有“意义增值”的句法系列。

然而,只要我们把此一矩阵应用在一段具体话语上,我们就

① 其定义为应该(*devoir*)与做(*faire*)的搭配,共四种:

应该做 = 提倡,

应该不做 = 严禁,

不应该不做 = 允许,

不应该做 = 随意。——译注

会发现其内在一致性往往是幻觉。比如说,为了分析,在我们随机选一份司法话语——大概要算应是的话语——文本,标题为“自愿流产”:这一标题,通过一系列说服力表述,不仅用一个/不应该不做/取代了/应该不做/;而且它还通过一些需要进一步阐明的手段表现出一种个性化的/欲做/。虽说企图规范公民“意愿行为”的司法话语多少有些令人生疑,但它却显示出我们急需一种为分析服务的意愿符号系统。

长期以来,符号学禁止自己接触所有与心理学或远或近扯得上关系的东西。这一决策在其草创阶段无疑是正确的,那时我们必须把动元当作纯粹的“行动者”,剔除其身上千年的心理沉淀,即关于“性格”和“气质”的种种规定性说辞。这一决策在今天已不再必要:反之,由于我们在接触“纸上”情感和情绪时缺少分析工具,我们已经感到这一抉择在方法论上过于武断。因此,符号学内在的发展需要,心理分析学对建立一个弗洛伊德本人也曾期待的元心理学的排斥,促使我们开始考虑情感理论系统,在所有大的古典哲学体系中此类理论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有机部分。直到尼采、弗洛伊德,所有这些理论都有一个共同点:它们独立于“情感”价值的等级与选择,具有分类学性质,可以说是一些比较成功的词位分类表。

试图给带有感情色彩的词位及其话语扩展单位一个恰到好处的句法定义,这想法实在诱人。人们开始发现,与古典理论的隐性公设不同,我们很难遇见“孤立”的情感,情感几乎从来不是单个主体的现象,对它们的句法描写总是要求我们设计一套动元结构。人们后来又发现,大家几乎总是用模态模式来解释这些情感:从阅读语言文本或肢体语言文本中所体会到的感情因素往往可以归结为意义效应,产生意义效应的是一些具有模

态性质的煽情结构,另外,何为煽情的何为非煽情的其界限并不总是十分清楚,社会对此的态度也随时间和地点而转移(如果说吝啬在今天还被看作是一种情感,那么它的对立面慷慨在十六、十七世纪也曾是一种非常标准的情感,但如今却丢失了它包含的情感负荷)。文化的相对性毋庸置疑,我们所说的这些关于意义效应的话在其中得到了证实:在或简或繁的模态配置——“态度”或“状态”——所构成的总背景中,每个社会都绘制出了其独特的煽情定式的内容,煽情定式可以被解释为一种内涵性的社会阅读系统,其任务之一就是为社会各主体间的交流提供方便。

借助模态句法阐释情感,实乃方法论之工具手段,它帮助我们更细致地分析话语;另外该解释还向普通符号学提供了新的可能:据说音乐语言之内容的形式具有煽情性,因此有可能被描写为某种半象征语言的模态横组合,这种假设好像就大有前途。不过,这一具有认识论意义的进步主要还是发生在对情感话语之分析的开发上,其目的是为了建构一个——找不到合适的术语,只好沿用下名——意愿符号系统。

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我们自然会考虑到另一组模态,他们有可能被切分成权力^①符号系统(*sémiotique du pouvoir*,能—做和能—是的符号系统)。有幸的是,福柯对这个宽广领域的探索为我们提供了丰富而中肯的分析,但哲学家个人及其弟子们在思想意识方面的追求则常常使得这些分析过于激烈。

身不由己地面对知(*savoir*)之难题,困窘这个词大概是描写

① *pouvoir*,该词在法语中作名词用时意为“权力”,作动词时则当“能够”、“可以”讲。——译注

其人意态的最佳写照,他过去曾有过的那一点把握至今似乎全动摇了。大概是为了避免说话口气太大,大家都不谈当前正在发生的认识范式的彻底转变,当然我们对此的认识也不是很充分,这一转变就是用效率概念取代真理这个基本概念。效率远不止是技术概念,仅仅与成功度有关,它更是一种根据显性的先期条件以获取成果的步骤,在我们这个时代,其享用的模式自然是做(faire,行动)凌驾于是(être,存在)之上。在符号学领域里,这种效率概念已经隐含在叶姆斯列夫的经验主义原理中,在生成语法关于述谓的要求中它则表现得更为明显:审核科学实践之整体步骤的便是效率概念。

用于我们当前的课题,效率有了另一个从拉康那里借来的名称:意图明确的交流。事实上,如果交流的目的并非简单地传递知识,而是为了阐释和说服,那么这个处在争斗—缔约结构中的交流就建立在信誉关系上,统治这一关系的是相信和使其相信之显性角色,在这种关系中,句子是否“漂亮”,所说是否符合外界真实,远没有对方是否信任你和相信你所说的话来得重要。

如此理解交流符号学,那么真理及其价值就在话语之中,它们代表模态对接的一个领域:知之领域。不过,逻辑话语,科学的“指示性”话语——支配前者的是知—是,支配后者的是知—做——在整个话语性框架中占据一席之地,由首要的交流效率指定的一席之地。逻辑—指示系统,关于知的模态符号,专门为信念话语提供恰当的模式原料;其实意愿符号系统也是如此,它为诱惑话语提供模式原料,权力符号系统则为统治话语和挑衅话语供货。

我们刚刚勾勒出各模态符号系统的轮廓,不太清晰但至少大致相符;各系统的设计水平不太平衡。假若我们说,在外显的